



文海披沙



一

15  
1598  
1



冊八  
號望文  
函八

門15  
號1598  
卷1

晋安謝肇淛著

不許翻刻  
千里必究

# 文海披沙

全部  
八卷

初圖刊用福唐陳氏本後得懋家藏書有  
焦氏序係南中刻字畫歷歷始覺十年徒  
勞稍有異同聊從所好而附焦序于尾以  
徵新得之喜云庚辰滕樸識

玉樹堂  
文泉堂  
仝梓

## 文海披沙序

古之名人期乎不朽隨時記述使有裁成是故  
片言堪採掌理亟披異語可聞鉛槧必摘竊年  
且歲扶要鈞玄等彼紺珠方之竹箭可謂不虛  
七尺無假百城者矣余友謝君在杭天才卓朗  
結撰環奇陳思七步未足云多惠子五車方斯  
未富功勤深翰業擅殺青復著一書名曰文海  
披沙要抒獨得兼披前言無處不佳時時見寶  
譬之旃檀以屑即是名香絳雪充囊並稱上藥



蓋玉露之未及嘗而丹鉛之不遑掇者也夫用  
之而當則芣苢以生言之而然則廢疾以起故  
曰譚言微中可以解紛矣必盡作濂洛先生語  
迺始行遠哉昔仲任論衡中郎藉爲祕玩子雲  
玄草桓生歎其絕倫在枕此書度越二子余故  
序而傳之用貽同好無獨知時爲絕倒之資庶  
免素餐之媿云爾

萬曆己酉歲暮春友弟福唐陳五昌伯全題

刊文海披沙序

謝在杭五雜組贈灸於世余蚤歲喜之不釋手  
中曰嘗著文海披沙思一觀其書而不得一日  
見掃水先生談次及之先生曰何誅之不早往  
年西京書賈携一本來眎我師父取而觀之遂  
命小子騰寫賈曰方鬻某藩既成賈矣遞送有  
期不得遲緩時某以捷筆自負限以一晝一夜  
草二畢業書賈凌晨來促未暇考訂束諸高閣  
二十有餘年矣幸有吾子之需方欲以校正之

任試吾子之技如何余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  
及閱其書言簡意長大愜素聞只以當時迅筆  
寫故字畫多缺誤至其甚則有不可下句讀者  
僅二點定以眎先生先生頗稱善焉後看百川  
學海收載此書但抄數段而已因知此書之倍  
可珍欲更繕寫以藏于家先生曰此書固海舶  
不多齋來本邦未有刻者今梓以與同志不亦  
善乎吾子已躬校正之勞亘冠一辭於卷端余  
曰諾哉世故紛々蹉跎歲月頃天久旱秋暑如

焚早起觀易玩象忽覺毛骨烈凜耳邊錚々恰  
如在深山幽谷淵石之間又如入金房曲室與  
神仙接四眸視之一片過雲雨沛然濺下芭蕉  
舞風蕙蘭送芳清麗滿懷昨日湯鑊之苦如今  
烏有可謂無明即法性矣時戶外履響几々匪  
直也人果見掃水先生來過欣然迎引共賞新  
涼因校先師遺書載寧馨兒引文海說余恍然  
憶昔日之言曰於乎余何初不能忘之深而今  
忘之之頓哉季路豈容有宿七八年前之諾邪

共發一笑近日閱說邦正續編大都涉獵昔日之難句讀者稍易屬讀間與鄙見暗合蓋無欲速之戒夫有以矣因憶凡天下事得失每相倚寔塞翁之馬哉重加校正聊叙其所從來授諸剞劂氏夫世間未刊之書固多矣今獨拳之于此書者何也寧為其博通大雅獨雄今古乎將為其識密鑒朗言獨與神會乎寧為其文章之奇獨歎泄玄黃英華而形寫人紀倫則乎將為我夙用力之勉馬而嗜好之獨深乎寧為明氏

名家如空同觀微秦龍草木咸不足取而謝氏獨拔萃而得精乎其然豈其然乎余喜在杭者蓋喜其氣象爾夫訓詁文辭可以工致微言妙理可以深造自得唯是氣象自然佳處難以力致兵非夫善養浩然常使胸府間至大至剛綽綽有餘者安能至于此境耶然是可以智識者不可以言說解具眼者自知焉嚴滄浪曰詩有三昧在杭所云、殆得其三昧者邪  
寬延三年歲次庚午中秋後二日書於乙浦聽

潮菴中

洞津魚目道人

弟維新謹寫

不有入言... 弟維新謹寫

文海披沙序

昔稱齊泮知今高仲舒知古即世之博雅通人鮮能兼濟以彼非松喬而曙上代堙瓦曠而通遐裔自非併苞經籍博象謠俗朝帷不卷夜榻幾穿安能涉彼津要塞其芳藻者哉起部謝君在杭起自晉安蔚為名士亦亦亦史學不局於方體既博既精識欲遍乎滋略凡所綴述余嘗得而卒業焉莫不發言而宮商

應揆筆而綺繡錯其下茲諸作業已超  
七子而騁轡為八閩之先鞭矣乃其裨  
編小史亦復遇物成書燦然指掌抑何  
盛也法子取文海披沙刻之南中而屬  
余為序余涉獵一二若遊玄圃而得夜  
光汎滄溟而觀明月只藻瓜於朱紫囊  
括埒於羽陵泚洞心駭目之觀非僅一  
會粹叢殘為小說之麗而已余謂研味  
此編有三益焉蓋彈力錯綜隨方滲瀝

即皇覽要畧未易擬倫而秘府太常靡  
不捃摭可以折羣言之裒望果然之腹  
一也古典人所屬心而時事罕或載筆  
乃遇見睿觀無不疏記可以備考代之  
文獻廣方來之耳目二也語恠激奇曲  
士所絀而窮幽極異罟羅不遺激感意  
之不虛激中人之為善不藉弼刑默禪  
以教三也此非凌高鑠齊涵今茹古挾  
寶雞之多識軼癡龍之奇鑒何以辨此

且參其著作率以適意為宗注心典要  
不以繁詞為貴注之掘井可以及泉披  
沙因而得寶在觀者善求之而已余也  
開篋笥以擬心神持消塵而側海嶽雖  
輒益者之數竊附同心之言輒序簡編  
寄其仰止云爾

萬曆辛亥孟秋澹園居士焦竑著

文海披沙後序



古之所謂立言不朽者三代尚矣  
漢魏以來各伸其所見率一家言  
列諸藝文者汗牛充棟徒得無涯  
涘辟法海之深廣苟不得觀其瀾  
之衝則弗覺浮而退去幾希矣嘗  
購文海披沙讀之乃明謝在杭氏



之所著也。揚權古今。包括乾坤。索  
隱探賾。而文辭流焉。奇而不僻。簡  
而不沈。乃事物之具見焉。實觀文  
海以瀾之術也。而識見高遠。義論  
精確。乃趣探覈焉。故讀者如披沙  
見金也。文海披沙之目。緝焉。嗚乎。  
三代尚矣。漢魏以來。各伸其所見。

率一家言。列諸藝文。去汗牛充棟。  
雖各有所長。然余所嗜。惟五雜  
俎與新出已。每夜讀之。手不能釋。  
輒至巨病。巨食。而五雜俎業已。  
于世。特斯書未梓。仍是以不釋。然  
于懷云。頃書林某來。告其彌梓。且  
請之。序。余嚮往。海文。德僻。新出已也。

文海披沙目錄  
卷之一  
秦淮海語  
武人能詩  
論衡相背  
鬼憎學問  
焚書坑儒有本  
賈誼  
湖目

文海披沙目錄  
卷之一  
秦淮海語  
武人能詩  
論衡相背  
鬼憎學問  
焚書坑儒有本  
賈誼  
湖目

文海披沙目錄

久之。今聞此。而後喜可知也。乃  
綴數言為序。  
寶曆己卯孟秋  
太室樞文華撰



弟君美書

秦繆

項橐

將無同

姓名杜撰

崖蜜

書不妄改

雞骨支牀

有指不至

融結

曹娥碑

版築

宋人釋書

宋禕

狼

蔡邕

避諱

髯奴詞

平陽公主

殿試角力

箇岸

平原君

龔遂趙充國

古人名姓

鶉梧下

二千石

物有本末

大樹將軍枯松大保

朱浚

鳳事二異

古人服善

又

為善為惡

暉目陰諧

吳異

五弧

文海披沙卷之一  
梯水子曰箇岸恐誤箇奔箇篠同管奔同  
奔負管奔走跋涉也謝標一字何沒說耶  
又曰風俗通收之愆禮按禮知死不知生  
傷而不吊徐子或不識子琰則何須問勞  
應劭之糾之何也謝蓋欲辯駁不及也

文海披沙卷之一

秦淮海語

晉安謝肇淛著

秦淮海云予少時讀書一見輒能誦暗疏之亦  
不甚失然負此自放善從滑稽飲酒者游旬期  
之間把卷無幾日故雖有彊記之力而常廢於  
不勤此數年來頗發憤自懲艾悔前所爲而聰  
明衰耗殆不如曩時十一二每閱一事必尋繹  
數過掩卷茫然輒復不省故雖有勤苦之勞而

常廢於善忘嗟乎敗慧業者此二物也

人幸不幸

造物之所最忌者名也巖穴之士稿死衡門人不及知史不及載身名湮滅與艸木同腐者衆矣唯美姝名妓一附筆端千古不朽如西施王嬙文君綠珠真娘蕙小鶯鶯燕燕之類不可勝紀非獨士人喜談樂道卽村氓閨女無不知有若人者至於亾國孤臣流離節婦若孔子之所授軫伍員之所輟餐田橫兩客魯國二生失其

名者徃徃而是人之幸不幸如此

武人能詩

古人武夫健卒皆能詩能文而不以學問顯項籍學書不成一生軍旅至垓下悲歌幾與易水爭衡樊噲鴻門宴上排闥禁中匆匆數語盡若夙構馬援知伏波將軍及城臯令印文有誤張飛刁斗銘文法書法俱稱合作符堅老羗而有商風隕秋籜之句高敖曹目不知書而爲勅勒歌聲氣悲壯曹景宗競病兩語休文心服曹翰

以蟠花舊戰袍語得轉官此等學問皆從何處  
得來豈非釋氏所謂夙根者耶

文人妬忌

沈約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衛夫人見王右軍  
筆法而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鍾繇見蔡中郎  
筆法拊心嘔血李白見崔顥詩有恨不搥碎黃  
鶴樓之語唐柳信言聞蕭伏死屈一脚而跳連  
呼曰獨步來獨步來至於馬融忌康成之能而  
欲追殺之甚矣

論衡相背

論衡一書掊擊世儒怪誕之說不遺餘力雖詞  
蕪而俚亦稱卓然自信矣至驗符一篇歷言瑞  
應奇異黃金先為酒尊後為盟盤動行入淵黃  
龍身大於馬舉頭顧望鳳皇芝艸皆以為實前  
後之言自相悖舛此豈足為帳中秘哉

漢時四諱

漢時有四大諱一曰諱西益宅而益宅謂之不  
祥今之住宅忌虎臂昂頭是其遺意也二曰諱

文海披沙 卷一  
被刑爲徒不上丘墓此諱今人無之但欲使子孫體愛全歸不令虧損其意善矣而非所論於無辜受刑者也二曰諱婦人乳子以爲不吉將舉吉事入山林遠行度川澤者皆不與之交通乳子家亦忌惡之丘墓廬道踰月乃入今但賽祀及道流上帝漁人下海則忌之餘不爾也四曰諱舉正月五月子以爲殺父與母今不諱也唐時正五九月不行刑曰三長月社日停針線今亦無之今人諱最多而其大者則正五九不

上官初五十四二十三日出行月建月破日不舉事動作忌大歲所在然達者徃徃不忌亦無他患近有一二縉紳拘忌之極每日出行宴會亦必擇方向吉利而禍敗更自不少膏肓之疾終不可醫

鬼憎學問

倉頡作書而鬼夜哭揚子雲作大玄有人語之曰無爲自苦玄故難傳忽然不見王遠知作易總雷電中一老人取去是鬼常憎人學問也李

廣勤學博物夢一人出于其身語之曰身是心之神君過相役使是以相辭倉頡等之鬼殆類是邪彼教長卿作大人賦燃藜天祿閣上及贈王肅墨逼退之吞篆文者定奇鬼也

文士苦心

司馬長卿作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揚雄有夢腸之談曹植有胃反之論任末削荆爲筆剋樹汁爲墨夜依林木望月映星太冲門庭厠溷皆置筆研周大朴作詩屬思不續墜落坑

塹不覺朱詹吞紙實腹抱犬而臥孫敬折桺寫經睡則懸頭於梁鄭灼患熱以爪鎮心便起誦讀崔融爲文下直馬過其門而不覺王摩詰至走入醋甕今人以鹵莽裂滅之學粗心浮氣剽竊掇拾而妄意時名謂可襲取噫難矣

焚書坑儒有本

秦之禍天下至焚書坑儒烈矣而不知實本於商鞅變法之初鞅之言曰無以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不貴學問則愚愚則無外交勉農而



不偷又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知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今上論材能知慧而任之則知慧之人希生好惡使官制物以適主心民務焉得無多而地焉得無荒又曰雖有詩書鄉一東家一員無益於治也夫重農抑商可耳乃并民學問而禁之豈欲愚其耳目而後驅之戰耶故又曰民愚則智可以王鞅之大旨若此是以始皇李斯襲而用之豈知有不讀書之劉項耶

異域君臣

晉李暉據涼州好尚文典書史有脫落者躬自補葺從事欲代之暉曰所以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耳其臣燉煌劉昞尤手不釋卷暉謂之曰卿筆記篇籍白日宜然夜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聖人猶不知老之將至昞何人斯敢不如此以異域之君臣值兵戈擾攘之際而好尚如此亦足喜矣因知雞林之購元白高麗之乞歐書不足爲異也

賈誼

賈誼出傳長沙人皆以絳灌為之也風俗通義載劉向對成帝言是時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惡通為人數廷譏之由是疎遠遷為長沙大傅既之官內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吊書曰闕茸尊顯佞諛得志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自傷為鄧通所愬也乃絳灌諸公猶蒙譖賢之名何歟宋景文云賈生智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蓋指此而王俊儀困學紀聞以為考漢史無

鄧通事豈偶未之見邪

劉媪

史記漢高帝母曰劉媪媪者老嫗之稱也注云烏老反不過切其音耳近來村學究作小說謂身為天子而母不免有烏老之稱至夢中與高祖爭辯亦大憤憤

湖目

酉陽雜俎魏元翻泛蓮子湖庖人作魚羹不就令取洛水為之遂成清河王問之曰可思湖目

既散清河終不曉湖目之義以問房叔道曰湖名蓮子藕能敗血故爾湖目猶言湖名也楊用修藝林伐山直以湖目爲蓮子豈上下文章未之浚考耶

水在天外

抱朴子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浮天而載地者水也此語恐誤當曰水在地外天在水外貯水而浮地者天也天一生水豈水之功用能過於天哉

秦繆

古謚法穆與繆通用秦繆魯穆關壯穆是也王充論衡謂繆者誤亂之名應劭謂秦穆所爲不善故謚曰穆皮日休秦穆公論皆以繆爲繆戾之繆非也

項橐

項橐年十一而爲孔子師聖人博學無常師卽學琴問禮問官皆師也符子記項託詆訛孔子之言文飾之詞也故皮襲美直爲無項託

將無同

晉阮宣子論三教同異曰將無同將無猶言得無也意欲明其同而又嫌於徑言故爲婉詞耳趙德麟侯鯖錄載坡公訓將爲初竊恐未安卽仁寶以將無同爲不同尤失語意謝太傅航海風急太傅曰如此將無歸舟人卽承響回棹是也

姓名杜撰

古人姓名有正史所不載而宛家小說杜撰爲

之者後之人習而不察傳以爲真如蒼頡姓侯剛氏神農母名女登帝摯字青陽許由字仲武鬼谷子姓王名詡彭祖姓錢名籙孤竹君姓墨名台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易牙名巫接輿姓陸名通伯樂姓孫名陽莊周字子休杜康字仲寧漢高祖太公名熒字執嘉兄仲名喜項伯名纏四皓東園公園秉字宣明夏黃公崔郭字少通綺里季朱暉字文季角里先生周述字元通蜀楊王孫名貴壺關三老姓令狐

名茂甚矣人之好異也至河伯姓呂名公子夫  
人姓馮名夷舩神名馮耳火神姓宋名無忌月  
中人姓吳名剛東王公名傀字君明西王母姓  
楊名回灶神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鄉忌有  
女六人皆名察五岳四瀆之君及夫人皆有姓  
名則神亦僞爲之姓名矣至於連山三墳則并  
其書而僞之矣孔子所以嘆史之闕文也有以  
夫

崖蜜

蘇長公橄欖詩待得餘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  
分甜崖蜜者蜂於石崖上作蜜晉陸士衡詩崖  
蜜珠滿簋杜少陵詩崖蜜松花熟是也冷齋夜  
話以崖蜜爲櫻桃不知何據野客叢書亦宗其  
說戴仲培鼠璞又引南海志有崖蜜子小而黃  
殼薄味甘豈以昔人有棗子甜多時之說故必  
求菓類以實之耶况蘓公性嗜蜜此尤一證  
書不可妄改

古人書中語有本自平易而後人以意妄改者

春秋星隕如雨此常言耳而釋者改如爲而有  
何意義蘓秦寧爲雞口母爲牛後此自諺語易  
曉且韻亦叶而必改爲雞尸牛從何其艱且晦  
也落霞孤鶩自是綺語而釋者以落霞爲飛蛾  
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蚌脯韻語也而必改  
雨爲兩殊費解釋借書一唯還書一唯此杜元  
凱戒子書勿借入而引諺後人轉改爲癡又改  
爲羸爲鷓愈改而義愈遠醉如泥此口頭語也  
而必解泥爲無骨蟲無羔者無憂患也而解羔

爲獸名則齊后問歲無恙豈獸能食歲耶風馬  
牛言風與馬牛遲速不相及耳而解爲牝牡相  
交天子呼來不上船本謂登舟也而釋船爲衣  
領小兒識字強作解事語不知適見笑於大方  
也

### 雞骨支牀

王戎雞骨支牀注者不解所以後人讀者釋有  
二義一云飲酒食肉所棄雞骨至可支牀一云  
瘦骨若雞僅堪支持牀上一二說覺後者爲長

有指不至

莊子曰有指不至有日不見世說客有問樂令此語者樂不復解但以塵柄闕几上云云柄至几上可謂至矣而復可提而去之則未爲至也蓋有指則有形有形則可以至亦可以去惟無形之至莫能去之方爲至耳今世說本作樂令旨不至者遂令人讀之茫不可解

融結

宋孝宗問王過曰李融何以字若川過對曰天

地之氣融而爲川結而爲山李融之字若川猶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悅世但謂過此對出於一時捷給之語不知元結實有弟名融字季川過之言自有所本也

曹娥碑

世說載魏武過曹娥碑下讀黃絹幼婦題按曹娥碑在會稽中曹操未嘗南行至此何由得見卽劉孝標注亦疑此余按三國志演義中載操征漢中時過蔡琰庄見有碑刻云云此雖小說

於理為近足破千古之疑又按典略以為陳太丘碑當亦以前事予看故更之耳不知黃編語出李北海曹娥碑當時下筆必有考據

版築

書曰說築傳巖之野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聖賢未遇自無常處舜不厭耕稼陶漁傳又何以版築為諱宋人乃必釋築為居過矣

宋人釋書

古人文字使事亦有不經意語或隨俗語本無

浚味者至宋人解釋苟搜遠引紛拏蜂起然竟無一定之說如釋甘泉賦玉樹青蔥史記左右袒漢書罌罌杜詩綠沉槍烏隗等語皆千餘言令人厭懣何益於事

宋禕

宋禕是石崇妓綠珠弟子一云姊子有國色善吹笛晉明帝幸之疾篤以賜吏部尚書阮遙集者世說稱為王敦妾後又屬謝尚不知一人耶二人耶劉注宋禕未詳則又失於浚考矣按謝



尚又有妾阿紀善吹笛尚死守志爲尼中郎却  
曇以計得之則阿紀之笛當是宋禕所教也

狼

禽獸中爲人口實者多矣然皆美惡相半即狗  
彘亦然惟狼最多而皆非美稱言殘忍曰豺狼  
曰虎狼聲不美曰狼聲毒曰狼毒狼曰狼狼有  
反相曰狼顧無義曰中山狼恣食曰狼貪無厭  
曰狼貪製肘曰狼跋奔走曰狼竄不檢曰狼籍  
又曰狼戾失次曰狼狽疾曰狼疾邊警曰狼煙

桃鬪曰狼子野心賊星曰天狼丘墓精曰狼鬼  
察賊蟲曰狼筋

蔡邕

楊子雲劇秦美新法言曰自周公以來未若漢  
公之懿也至今文士皆爲口實余讀蔡中郎集  
有表太尉董公爲相國一表詞甚詳切謂卓生  
應期運氣稟山岳黜廢頑凶爰立聖哲而辭疾  
讓位乖羣生仰望之心宜益隆委任責以相業  
之成此等議論與子雲無異使邕不爲此表犯

卓之怒不過死死卓與死允等耳懼勢畏死乃卒不免身名俱隕悲夫

### 避諱

古人避諱最嚴臨文稱呼多所更改相沿至今習以爲常然有必當改正者秦始皇諱政今猶謂正月爲征月吳主女諱二十今猶以二十爲念漢文帝諱恒今猶以恒山爲常山安帝諱慶今猶以慶湖爲鏡湖晉簡文后諱春今猶以富春爲富陽唐世祖諱虎猶以虎林爲武林王錦

諱會今猶以會稽爲鄮稽世代已更而諱名不復甚無謂也又其甚者以漢武諱而令蒯徹名通以漢明帝諱而令君平子陵皆失故姓郡名灘名俱從嚴以司馬昭諱而令王嬙易名明妃以石敬瑭諱而令唐穀爲陶穀以宋孝宗諱而令慎德秀爲真德秀此又害理之尤者朱子避宋諱經書注慎字皆改從謹讀者熟而不察以慎音謹者多矣國家偏名嫌名俱不諱而反從先朝之諱可乎惜無一人昌言悉行改正始爲

一快耳

髯奴詞

黃香髯奴詞云離離若綠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

平陽公主

讀漢平陽公主嫁衛青事不覺太息公主貴矣即擇尊貴者尚之則丞相御史大夫皆可何必大將軍主既嫌衛舊為我家馬前奴矣即擇廷臣尊貴稍亞大將軍者亦何不可而必嫁青青

亦不以爲嫌娶之而不辭也漢俗之薄惡甚矣然武帝家法以樂大方士猶得尚公主其婿青又安足怪

殿試角力

宋文帝與羊玄保賭玄保勝遂得宣城太守陳敬瑄與師立牛勉羅元果以打毬爭三川敬瑄獲頭等遂授節鉞識者笑之然偏安亂朝固不足怪宋藝祖開寶四年廷試例以先納卷爲魁時王嗣宗與陳識同納卷子上命二人角力以

爭之嗣宗得勝遂為第一而識居第二叙業之主亦為此兒戲舉動耶涑水紀聞云嗣宗與趙昌言手搏角力恐誤昌言係太平興國四年胡且榜第二人也

### 箇昇

風俗通載豫章徐孺子為太尉黃瓊所辟初不答命瓊薨既葬負箇昇涉齋一盤酸哭於墳前無有謁刺事訖去

### 平原君

平原於四豪中稱劣一詘於信陵再屈於春申然其譽不少損者何也善乎其對秦王之言曰富而為交者為貧也貴而為交者為賤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凜凜數語千載之下尚能動人況在當時唐人詩曰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君

### 龔遂趙元國

龔遂入朝王生戒之曰天子即召見問何以治渤海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既召

見如王生語對上曰嗟乎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趙充國平羌自金城還入朝或敎充國如王生指充國曰吾老矣豈嫌伐一時之功以欺明主卒以其意對上亦是之兩人意見不同如此龔近於諛趙近於伐然龔治行也不妨歸美於上趙軍務也利害機宜豈可避嫌而不言故余謂兩人皆長者也

古人名姓

古人複名複姓似必不可改然古碑云司馬慕

蘭相庾信詩無復申包王摩詰詩人疑列禦至杜詩劉牢出外甥則名可刪也杜詩云日下孫弘閣葛亮貴和書有篇則姓可削也山谷詩樂羊終媿巴西則名可顛倒也古人文字改不拘拘然終爲白璧之微瑕

鵝梧丁

宋太學生張行簡醉臥西湖爲女恠所迷要與入城婦曰可尋鵝梧丁二枚貼於錢唐門則吾得入矣張曰何物曰杖瘡膏藥也如其言遂借

入城事見玉照新志此名甚新為拈出之

二千石

二千石石字即古鈞石之石五權之名北人多讀作且音非也漢明帝起居注上命虎賁王吉射鳥吉祝曰鳥鳴啞啞入聲引弓射之中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為二千石又皇甫規傳時人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則石音如字久矣桓玄謂劉毅家無擔石沈存中筆談謂一斛為一石則石非擔又明矣

物有獨異

天下溫泉皆作硫黃氣獨黃山溫泉無氣天下瀑布皆有聲獨鴈蕩瀑布無聲天下海棠皆無香獨昌州海棠有香天下鱸魚皆兩腮獨松陵鱸魚四腮

大樹將軍枯松太保

後漢光武諸將會聚多相爭論功獨馮異避大樹下軍中謂之大樹將軍唐王建平東川諸將莫不爭功獨王宗裕立枯松下未嘗自言勝人

謂之枯松太保二者可謂的對

朱浚

朱浚晦翁曾孫也諱事賈似道每進劄子必曰某萬拜時人謂之朱萬拜然其後元兵入建寧執浚欲降之曰豈有朱晦翁孫而失節者遂自經均一朱浚也何其諂附權貴於前而能抗節死難於後若兩截人耶今人但知朱萬拜而不知其死節足以自贖也

鳳事二異

偶徵鳳事耳目所睹記者多矣其中有二事最異今錄於此以資談柄金太和四年六月磁州武安縣南鼓山北石聖臺有鳳從東南來衆鳥圍之大者在內小者在外以萬萬計村民懼爲官司所擾驅牛數十頭擊柝以從欲逐去之未至二里卽有鷲鳥振翅逆擊翼長丈餘擊水牛皆死肉盡見骨於是報官鳳高丈餘尾如鯉而色殷九子差小翼其旁鳳爲日照則有二大鳥更迭盤旋庇廕之日入乃下凡三日乃從西北

摩空而去縣中三日無鳥雀鳳去後人視其處有食殘鯉魚數頭皆重五六十斤臺倚溝澮鳥糞皆滿小禽折翅死者甚衆村民掘臺下三尺許得金劍不可取折其半煨之化爲金蟬飛去此一異也華陰有鳳居山一名龍骨云唐開元中有鳳逐二龍至此龍墮地化清泉二道鳳憤而死其一龍被鳳爪傷流血泉色遂赤鳳死時山之僧以石函瘞其骨於山巔壘磚爲塔覆之因以名山景泰癸酉鄉民因築城盡取塔磚石

函始露上有刻字景祐四年重修啟函鳳脛骨長二尺圍可六寸股骨長一尺五寸圍如脛骨其潔如玉故老云鳳喜食龍腦故龍喪之此亦一異也

### 古人服善

古人真自服善非直成人之美抑亦全己之名如文考靈光賦成中郎較筆平叔一見輔嗣改注爲論頁侯太初見三國志遽壞己作孟浩然微雲疎雨兩語遂令一坐罷唱揚汝士蘭亭金



谷兩語元白不敢復加元李氏有古紙長七丈  
許相傳四世請趙子昂書子昂歎其精絕不敢  
落筆但題其尾如此氣味今人所無

又

載良少所推服每見汝南黃憲悵然若有所失  
謝子微高才遠識見許劭十歲時便自推服田  
已見魯仲連終身不談崔羣與韓愈往還二十  
年不道文章劉整有雋才見蔡子呂在坐終日  
不安

為善為惡

范滂臨刑謂其子曰吾勸汝為惡則惡不可為  
勸汝為善則我不為惡宋詹事劉湛以義康黨  
被收謂弟素曰相勸為惡惡不可為相勸為善  
政見今日此兩人語正同又趙姬女臨嫁出門  
勸之曰慎勿為善女曰當為惡邪曰善且勿為  
況惡乎此語意又別前語悲涼後語玄著

暉日陰諧

暉日知晏陰諧知雨暉日鳩也其雌者為陰諧

吳異

吳之將亾，犬羣嗥而人淵，虺衡菹而適，粵燕雀

剖而蚺蛇生，食蘆菹，蛭日浴清水而遇薑，魚曰

出于賈誼新書全取成語

五弧

今人知有桑弧而不知五方之弧，東方之弧以  
稊，其牲以雞，南方之弧以柳，其牲以狗，中央之  
弧以桑，其牲以牛，西方之弧以棘，其牲以羊，北  
方之弧以棗，其牲以彘。見新書

文海披沙卷一終

